

当红古言天后
薄慕颜 经典作品

晋江金榜之作！

薄慕颜
◎ 著

邵家女儿华丽登场，
有勇有谋，
披荆斩棘踏平人生道路！
看一介商户之女，
如何步步为营，
最终走向皇后宝座！

邵家有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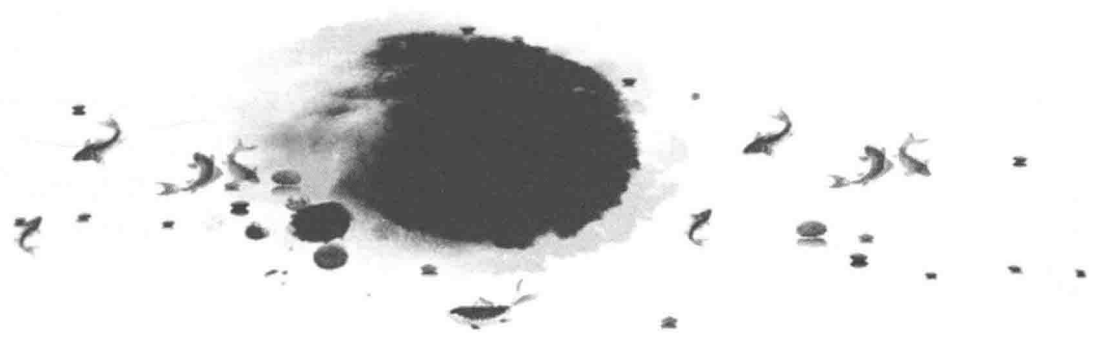
邵家有女

薄慕颜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目录

17 燕王世子	001
18 心心相印	018
19 揭穿阴谋	037
20 里应外合	054
21 人心各异	072
22 再起风浪	090
23 惊心动魄	108
24 峰回路转	127
25 情殇梦断	145
26 风云变幻	163
27 旧情难再	181
28 云开月明	199
29 浓情蜜意	216
30 夫妻恩爱	233
31 花好月圆	249
32 相守一生	260



17 燕王世子

东院里，沈氏闻讯欢喜地迎了出来。

“娘。”仙蕙回到娘家还是高兴的，先压下那些烦恼，欢喜道：“四郡王特意陪我回来，说是补上三日回门。”

“好，快里面请。”沈氏笑着将女儿和女婿迎了进去。

悄悄打量女儿，原先还担心她在庆王府受了委屈和欺负，现在看来，四郡王把女儿照顾得很是妥帖，稍微放下心来。

“沈太太。”高宸没有多余的废话，直接问道：“我想问问，邵彤云死了以后，荣太太那边有什么反应？”

“倒也没怎样。”沈氏想了想，“起初……，王府让人送来邵彤云的死讯，荣太太哭闹了好几天，还和老爷吵了一架。再后来，荣太太给邵彤云做了一场法事，我一直让人盯着西院那边的，并没有其他异常。”

高宸面色微凝，“荣太太没有闹事？”

邵家的东院和西院堪称死敌，邵彤云死了，荣氏不哭不闹太过古怪，今儿茶楼的流言也是蹊跷，——不知里面有何关联？只怕水深得很。

沈氏问道：“外面出什么事了？”

仙蕙解释道：“刚才我和四郡王在茶楼听书，听得有人议论是非，不仅说起邵彤云的死，还说起我和她有仇。”指了指西院，“所以怀疑……”

沈氏闻言大惊，但却明白眼下不是生气的时候。

她正要问话，一个婆子急匆匆从外面赶来，立在门口，“沈太太，西院那边有点要紧事。”待到主子允许，进来回道：“我家小子一直盯着西院那边，就在早起，西院有人偷偷出了城。”

出城？仙蕙忙问：“去了哪儿？”

婆子回道：“那人是坐马车的，我家小子一直飞跑悄悄跟上，可是出了城，马车跑太快就撵不上了。”怕主子责备办事不力，尽量提供多的信息，“说是那人出了城后，往东北那条小官道走的。”

“东北小官道？”高宸皱了下眉，“往那边去，嗯……，好像只有静水庵有名一点儿，再走就是乡下了。”

“静水庵？！”仙蕙和沈氏异口同声。

高宸反应敏捷，又听说了邵彤云曾经去静水庵的事，当即目光一跳，——荣氏最近表现古怪，她的人又有可能去了静水庵，难道说，和邵彤云有什么关系？大胆一猜，莫非是邵彤云没有死！

他想到的，仙蕙也很快想到了。



两人都没有心情逗留，当即辞别沈氏，上了马车。

高宸的神色还算镇定，安抚仙蕙，“别急，等我把你送回王府，就亲自去静水庵一趟。”

仙蕙握了握他的手，“嗯，我等你的消息。”

高宸目光微寒，若是邵彤云真的还没有死，而且还在背后编派流言中伤仙蕙，那就把她揪出来，然后碎尸万段！正在雷霆震怒，马车忽然“砰”的一下，停了下来，外面响起争吵声音，“什么人？竟敢惊扰四郡王的车驾！”

仙蕙本能地往后缩了缩，回避麻烦。

高宸将她挡在身后，低声道：“你在里面呆着别动。”掀起车帘，往外面看去，继而不由目光吃惊，“……燕王世子？”当即呵斥下人，“都退开。”

另一辆马车上，走下来一个华服锦袍的年轻公子，长得倒还不错，就是眉目显得有点阴狠，让人感觉很不舒服。“四郡王。”他慢悠悠地走了过来，笑道：“你打了胜仗，哥哥替你高兴，特意过来给你道贺了。”

燕王的封地和庆王的封地，相距足有六七百里，他却说得好似邻居串门儿一样。

高宸笑道：“世子怎么不早说？几时到的？我也好派人去迎接才是。”

“刚到。”燕王世子笑了笑，“这不……，我们家老二去辽州做刺史了，家里吵吵闹闹的让人心烦，我就出来散散心，躲个清静。”并不避讳燕王府的钩心斗角，干脆大大方方说了。

这个高宸倒是相信的。

燕王世子派人在半路伏击自己，陷害他的兄弟，自己将计就计没有揭穿，为的就是让他们兄弟内斗，燕王府肯定很不太平。只不过，燕王世子竟然跑来江都，是觉得自己完全没怀疑过他呢？还是胆大认为自己不敢杀了他？

不论哪种，都是太过张狂！

“既然赶巧在这儿遇上了。”燕王世子一脸欣喜之色，“相请不如偶遇，就去你们江都最好的酒楼，咱们哥儿俩喝几盅罢。”

高宸当然不想去，一则有事，二则厌恶此人。但是比起邵彤云那点后宅琐事，当然还是先应付燕王世子要紧，快速耳语吩咐了初七几句，让他先去静水庵处置。然后面上不做声色，大方笑道：“好，今儿不醉不归。”

两人一起上了酒楼。

仙蕙作为小厮，也不得不低头跟着上去。

燕王世子入了座，头一侧，在那个清秀绝伦、雌雄莫辨的少年脸上扫过，目光露出一抹惊艳，“了不得！”那雪白的脸庞没有丝毫瑕疵，在阳光映照下，好似一汪含水的冰透美玉，让人目光留恋不已。

他收回目光，挤眉弄眼一笑，“四郡王也有魏晋风流的嗜好？这等人间绝色，到底是从哪里找来的？可真是难得啊。”

高宸手上的青筋跳了跳，却淡淡道：“初九，我和燕王世子单独说话，你退下。”

仙蕙如蒙大赦，赶紧出去关上了门。

心下真是后悔不已。

早知道，就不该假扮什么小厮的。若是自己以四郡王妃的身份出现，自然不用上楼来，也就不用被那燕王世子，当做小倌一样地垂涎打量了。而且……，这这这，岂不是坐实了高宸好男风？啊，回头他肯定又要敲自己的头了。

只是眼下也顾不得这个，心下着急，不知道初七那边到底如何？有没有发现什么要紧的？而邵彤云，又会不会惊天动地的还没有死？当时那具烧焦了的尸体，很有可能不是她吧？心绪真是起伏不定。

如此在外面煎熬站了将近半个时辰，高宸和燕王世子才出来。

燕王世子笑道：“我就住在驿站，明儿宴席定去道贺。”然后路过仙蕙，像是蛛丝一样扫了一眼，继而笑笑，然后领着人下了楼。

仙蕙像是要挥去那些目光一样，掸了掸衣服，眼里露出厌恶之色。

高宸侧首看她，叮嘱道：“此人难缠，不要理会他。”

正要下楼，初七气喘吁吁赶了回来，“我带着人去了静水庵，一去，就让人把整个前门后门都堵住了。”低下头，“不过……，似乎还是晚了一步。”

高宸挑眉，“晚了一步？”

初七垂首回道：“听说一个月前，有位女香客单独要了一间屋子，住在静水庵，一直都是荣家供奉的香油钱。今儿上午，那女香客忽然不住走掉了。”

一个月前？今儿上午？

仙蕙细细琢磨，一个月前不就是云蔚别院失火，邵彤云刚死那会儿吗？今儿上午，则是自己和高宸刚刚听闻了流言。也就是说，邵彤云很有可能还活着，而且在静水庵藏身了一个月。直到今儿上午，高宸在茶楼抓了那几个造谣的人，惊动了她，所以就马上让荣氏安排逃跑了。

有一种刚刚错失良机的郁闷和懊恼。

高宸亦是有一丝不悦，但他要比仙蕙冷静得多，能力和权势也要大得多，这点麻烦还谈不上焦躁。当即叫了心腹副将，解下自己的腰牌，吩咐道：“赶紧去驿站传令，封锁江都所有出入口！”

邵彤云不过是一个弱女子，若是活着，肯定跑不远的。

仙蕙和高宸打道回府，已是晌午，两人闷声不语吃了饭。

高宸喝了一盏消食茶便起身，“我去书房，静水庵的事得安排一下。”然后又道：“不管是邵彤云活着的安排，还是荣氏的报复，又或者别的。她们既然要中伤你，可能除了今儿的茶楼，别的茶楼也难讲有人在造谣，我去派人清查一番。”



仙蕙不怀疑他的分析和手段，点了点头，默默地送了他出去。

原本应该高高兴兴的一天，全给搅乱了。

邵彤云、荣氏，大郡王妃，还有孝和郡主，她们都在这一出大戏里面，各自扮演了什么角色？仙蕙微微心烦，却只能暂时等候消息。

而高宸刚刚出门，就有小厮过来传话，“王爷让四郡王去清风水榭一趟。”

等到一进门，便众人都已经到齐了。

高敦忙道：“才刚得的消息，燕王世子一路化装成丝绸商人，来了江都。”

“已经见过了。”高宸声色平静，然后道：“皇上让燕王的嫡次子去了辽州，燕王府里肯定不太平。但即便如此，燕王世子也没必要躲到江都，他这一次过来，多半还有别的事情。”

庆王颌首道：“我们正在商议揣测这件事，还没个定论。”

“也不难猜。”高宸一想起燕王世子垂涎的神色，就想一剑砍了他，“他来江都，无非是有两种可能。要么是燕王府该出事了，他躲清静；要么是江都要出事了，他有意过来陷害。”语气一顿，“不论哪种，咱们都要早作应对之策。”

“是啊，是啊。”谋士们亦是纷纷赞许。

清风水榭里，一阵秘密的商议应对进行着。

而驿站内，燕王世子正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目光带出几分轻佻，打量着跪在地上的年轻女子，笑问：“你是四郡王妃的妹妹？”

“是。”那女子应道。

“哦？”燕王世子却带出几分怀疑口气。

今日高宸身边的那个清秀小厮，自己一看，就知道对方是女子假扮的。高宸又那般珍爱看重，自己多瞧一眼他都生气，必定是很要紧的心爱女子，——他无妾，那女子想来就是四郡王妃了。

而眼前这位五官精致的女子，据她说，是四郡王妃的姐妹。

燕王世子俯下身来，伸手捏住她的下巴，“可是我瞧着，你们不太像啊？”他的手已经划到了对方衣襟里，轻轻拨弄，“你要是敢撒谎欺骗本王，那可就别怪本王不懂得怜香惜玉了。”

说着，手上用力一捏。

“啊！”那女子吃痛惊呼，紧紧地捂住自己的胸口，连声道：“我是，我是……，我是她的异母妹妹邵彤云！”

“邵彤云？”燕王世子哦了一声，想了想，“没错，四郡王妃叫邵仙蕙，这么说你们还真的是姐妹了。”对于最有可能和他竞争皇储的高宸，所有信息，那自然都是了如指掌，在心中倒背如流。

“真的。”邵彤云已经没有任何退路，尽管被他羞辱，也不敢多说，反而急急解释自己，

“我和她不是一个娘生的，她娘是我爹的原配，我娘是后来娶的太太，所以我们在娘家就不合。后来她设计陷害我失了清白，做了大郡王的侍妾，还不放过我，又派人推我下湖想要杀了我……”

她嘴里谎话连篇，眼泪却是一直不停地掉，“我虽然捡了一条命回来，结果肚子里的孩子却没保住。便是这样，她……，还是不肯放过我，又放火，险些将我烧死。我逼不得已住在静水庵，今儿再次被她发觉，实在是天上地下都没有去处了。”

“求世子，可怜可怜收留我罢。”

燕王世子虽然不知道庆王府的女眷恩怨，但是也不可能相信她这一番哭诉。要是这些都是真的，那四郡王妃得和她有多大仇啊？至少是你死我活的血海深仇才行。

凭着四郡王妃的身份，发狠要弄死一个做小妾的妹妹，至于弄不死吗？那邵仙蕙可是皇帝御赐的，就算一包耗子药毒死邵彤云，庆王府也一样不会吭声儿的。

这个女人，满嘴的胡言乱语！

不过燕王世子不关心这个，瞅了瞅她，有几分水秀姿色，身段也行。没有用处就留着玩几天，有用处就多留一段日子，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因而翘起二郎腿，用脚尖勾起她的下巴，“收留？本王身边从来不留吃闲饭的，你……凭什么留下？”

邵彤云收起泪眼，一时怔住。

燕王世子勾起嘴角一笑，“虽然你有几分姿色，可也算不上顶尖儿，要是你姐姐那般天姿国色的，本王还有兴趣一点。”脚尖在她胸前踩了踩，“单凭这点，本王只能小留你几天，不能长久。”

邵彤云心中简直冰凉一片，冻得发抖，绝望铺天盖地地袭来。

虽然孝和郡主把自己救了出来，但她也没什么好心。不过是知道自己和仙蕙有仇，想让自己上蹿下跳污蔑仙蕙，免得脏了她的手罢了。她甚至威胁恐吓自己，“若是你没用，那我也不介意再送你一程，反正你都已经是个死人了。”

自己有家不能回，只能在静水庵住下。原本让母亲去散播一点谣言，也算满足了孝和郡主的愿望，同时还报复了仙蕙，一切都好好儿的。

可是今儿上午，在茶楼制造流言蜚语的几个人被抓了。

母亲让人送来银子盘缠，叫自己赶紧去乡下躲一躲。

在半路上，刚巧遇到燕王世子，——自己已经回不了邵家，也不能再回王府，一个弱女子，普天之大往后还能去哪里？不如留在燕王世子身边，他位高权重，不仅能够保自己一条性命，甚至有可能替自己杀了邵仙蕙！

可是用处，自己到底有什么用处？

邵彤云飞快地转动脑子，慌乱中却想不出来。

“本王告诉你吧。”燕王世子一把将她扯入怀中，毫无顾忌地掀开她的裙子，一面胡乱动作，一面附耳说道：“你若是能够……传递……或许可以考虑……”声音断断续续的，



慢慢的，被夹杂的粗重呼吸声掩盖过去。

沧澜堂的寝阁里，高宸刚刚脱了外袍上床躺着。

他略有一些洁癖，内里的亵衣亵裤永远都是白色，纤尘不染，衬得他的眸光好似一汪冰冷泉水。不过看向小娇妻的时候，却带出柔和，“邵彤云的事你不用烦心，我已经吩咐下去，至于茶楼的事也找人处理了。”

仙蕙正在小日子期间，不方便，躺上床就没敢再动。听他说得妥帖周到，心下微微甜蜜，真好，只要他在自己身边，就好像有了护盾和利剑一样。什么危险都靠不近，什么凶险都有他去解决，忍不住眉眼弯弯，“好，我听你的。”

她有一管清澈动人的好嗓子，撒娇的时候，又甜又糯软绵绵的。

烛光下，纤细窈窕的身体曲线越发柔和，好似柔软无骨，特别是领口微开，露出一抹雪白的脖颈来，颇为诱人。衬得那娇软甜糯的声音，有了一丝妩媚。

高宸觉得有点口干舌燥，移开视线。

偏偏仙蕙还不自知，伸手拉他，“今天我扮成小厮，是不是让燕王世子误会你了？我挺后悔的。”软软地撒娇，“对不起啊。”

高宸听着那声音好似鹅毛一般，挠得心里痒痒，又不好直说叫她别出声，“早点睡罢，明天筵席要热闹辛苦一整天。”

仙蕙见他看都不看自己，摇了摇他的胳膊，“别生气嘛。”

高宸侧首看她，想把这个又软又甜的东西就地正法，可她又不方便。只能略微头疼烦恼地道：“我没生气，你快睡。”怕她再问，补了一句，“你放心，燕王世子那么眼尖的人，肯定知道你是女的。”

“啊？”仙蕙想了想，也对，这才乖乖地听话睡了。

高宸自己下床喝了一碗凉茶，消了消火。等到上床再看，发觉小娇妻已经睡得香甜恬静，不由在她脑袋上比划了一个爆栗，这个专门挑火的小东西。好在他的自制力一向很强，翻过身，扯了被子便睡过去了。

次日天明，窗外一片晴光大好。

依照庆王妃的意思，为高宸凯旋举办的筵席分为三天。

第一天，邀请的是江都有头有脸的人家，比如江都刺史，一众地方官员和王府的幕僚们，以及高宸手下的一些副将之类。第二天，邀请王府的各家亲戚。第三天，则是王府的下人为主子们庆贺。

第一天来做客的，主要是外头男宾客热闹，内眷女客不是很多，拢共只得两桌，加上比较拘束，吃了饭、看了戏，然后便各自散了。

最最热闹的，要数今儿第二天的盛大筵席。从上午开始，王府各房头的亲戚们都陆续续赶来，门前车如流水马如龙，宾客云集、络绎不绝，一片喧哗热闹。

这是仙蕙嫁进庆王府以后，赶上的第一场盛大筵席。

筵席上，庆王妃、万次妃和几位有年纪的太太们，比如沈氏，她们坐在一处说话。往些年，这种场合荣氏是必到的，如今不仅邵彤云做过妾，她和东院又闹得很僵，再有仙蕙这么一位四郡王妃在庆王府，自然是不能来了。

大郡王妃和两位妯娌，则陪着几位年纪相仿的奶奶们，凑了一桌。

而周峤和大县主、二县主，以及吕家的几位小姐，都是十来岁左右，年纪差不多聚在一起，说着小姑娘的幼稚话题。

至于仙蕙这一桌，都是十六七岁数的年轻姑娘，或出阁，或待嫁，一个个大都保持着姑娘家的娴静。偏偏万次妃的娘家侄女万宝儿，叽叽喳喳，说起话来就跟连珠炮似的，“哎……，可惜彤云不在了。以前她是最会招呼人，爱说笑话儿的，现如今少了她都少了许多话，不热闹了。”

一桌子人，没有一个人接这个话茬儿的。

之前参加过那次花宴的人家，稍微有点心机城府的，都能猜到邵彤云进王府另有蹊跷。至于邵彤云被火烧死，这里头的浑水只怕更深更难说。所以大部分的小姐，在家就被叮嘱过，断不可在王府议论邵彤云，一直保持沉默。

孝和郡主慢悠悠地拨着茶盏，好似没有听见。

仙蕙根本就不想提起邵彤云这三个字，明蕙充耳不闻，两姐妹正在说着亲近的体己话，“……我觉得还是葱绿配鹅黄好看，玫红压金线也不错。”

万宝儿顿时被众人冷场，摞在半空。

“四郡王妃。”她强忍了尴尬难堪，自己找话说道：“我刚才没说错吧？彤云性子爽利，爱说笑，没有她在可冷清多了。你和彤云是一个爹生的姐妹，她的为人，你肯定都是清楚的。”

仙蕙觉得她好烦，大喜的日子，非得提点晦气事儿做什么？不好发作，侧首朝着丫头笑道：“快端一碟子胭脂梅子过来，万小姐喜欢吃的。”

万宝儿被噎了一下。

不过她早有心理准备，原本就是她的姑母万次妃交待的，而且得了好处，戏再难唱都要唱下去。因而笑了笑，拈了一颗梅子又道：“对了，四郡王妃。我最近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说是彤云死得蹊跷，还说什么，是因为四郡王妃和她有仇……”

仙蕙闻言不由大怒。

“能不说这些吗？”但接话的不是仙蕙，而是林岫烟，她蹙眉道：“今儿是为四郡王庆功的大喜日子，你没完没了的，非得说一个死人做什么？不是专门找晦气吗？再说外头的那些流言，我们做姑娘家的，听都不该听，怎么还像长舌妇一样说个没完？万小姐还是歇一歇罢。”

“你说谁是长舌妇？！”万宝儿气得跳了起来，指着她，“这……，这人谁啊？哪里冒出来的？也不知道是哪个偏门旁门的亲戚，居然还敢教训我。”



仙蕙忍了怒气，看了林岫烟一眼，没有想到她会替自己说话。

眼下她为了自己被刁难，自然要替她说几句，“这位林姑娘才从福建来，她的父亲是殉了国的英烈之士，她是二嫂的侄女，不是什么偏门旁门的。”厌烦地看向万宝儿，“万小姐不要乱说了。”

万宝儿又是生气，又是委屈，看向孝和郡主，“表姐……”

孝和郡主淡淡道：“菜快上来了，坐罢。”

万宝儿顿时给气得不行。

姑母说，四郡王妃一向和表姐过不去，又害死了邵彤云，特意让自己宣扬宣扬，好让宾客们都知道，那个邵仙蕙有多狠毒！可是就算自己收了姑母的好处，那也是为了表姐才强出头的。

她倒好，一点脸面都不给自己护着，不由气恼不已。

偏生不巧，林岫烟又正好坐在她的旁边，真是越看越讨厌，——四郡王妃、孝和郡主不能直接得罪，这个姓林的又算是哪根葱？一脸不屑地瞪了一眼。

林岫烟清声道：“少说话，少论人是非，这才是姑娘家应有的本分。”

万宝儿恼道：“你有完没完？！”

林岫烟浅浅一笑，“我不说了，不跟你一般计较。”

“你……！”万宝儿气得差点背过气去。

庆王妃那一桌听得这边吵闹，看了过来，问道：“怎么了？”

孝和郡主笑道：“没事，就是宝儿说话声音有点大。”轻轻戳了一下她的额头，“你这丫头啊，都大了，性子还是这般冒失。”云淡风轻，把事情给遮掩过去。

庆王妃不过是见这边争吵，想打断一下，大喜的日子当然不会刨根究底。因见她们都不说了，便没再多问，反而笑着吩咐丫头，“给她们小姑娘多上一点新鲜果子。”

仙蕙淡淡瞅了林岫烟一眼，觉得有点怪异。

按理说，自己和林岫烟没有任何交情，就算她感激高宸救了她，帮着自己说话，也不用专门和万宝儿杠上吧？看她性子像是冷静淡然的人，不该这么冲动才对啊。

难不成是看上高宸了？打算讨好自己这个主母？继而摇摇头，高宸都说没有想过纳妾的事，自己再这么多心，反而不好。

很快，流水般地热菜冷菜都端了上来。

仙蕙心里有事，倒不是为着林岫烟的那点小小怪异，而是惦记邵彤云。虽说高宸已经派了人去查，可是茫茫人海，那还不是跟大海捞针一样？只怕难了。

正在恍惚，忽地听见万宝儿一声尖叫，“你踩着我的裙子了！”

仙蕙赶忙抬头看去。

万宝儿已经低着头站了起来，提着裙子左看右看。

林岫烟手里端了一碗银鱼豆腐羹，脸色有点难看，分辩道：“我没有踩你的裙子，你

不要污蔑我。”

“我污蔑你？”万宝儿忍了半晌的气，忍不住发作，“你自己看看，我裙子上的印记不是你踩的，还能是谁？你自己看……”

林岫烟往前一看，结果手滑，把半碗银鱼羹打翻在裙子上，“啊呀！”她轻呼，脸色尴尬无比，“这、这是怎么说……”

万宝儿顿时高兴了，嘲笑道：“活该！谁让你踩我的裙子。”

“我没有……”林岫烟红了眼圈儿，泪盈于睫，一裙子的汤羹狼狈不已。

庆王妃不免又皱眉看了过来，“大喜的日子，你们怎么总是拌嘴啊？”

仙蕙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起身道：“母亲，我带林姑娘回去换一身裙子。”省得万宝儿和她纠缠不休，吵吵闹闹的，大好的宴席都给她们搅和了。

庆王妃见小儿媳反应机敏，又懂事，颌首道：“行，你们去罢。”

仙蕙躲清静，领着姐姐和林岫烟一起回了沧澜堂，然后让丫头给林岫烟找衣裳，自己正好单独和姐姐说话，“等下咱们不出去了，懒得看那些烦心的人。”

明蕙问道：“万宝儿怎么忽然说起邵彤云？”

“这里头水深了。”仙蕙叹了口气，把茶楼的流言蜚语，以及邵彤云可能没死的消息，一一跟姐姐说了，“现如今，四郡王正吩咐下去让人搜查呢。”

“还有这样的事？”明蕙脸色大为震惊。

仙蕙蹙眉道：“昨儿偶然去茶楼，才知道外面她们在背后捣鬼，想来已经说了好些天了。不过四郡王已经让人封口，不让茶楼说了。”然后又道：“至于背后传流言的人到底是谁？大郡王妃、荣氏、孝和郡主、万次妃等人，甚至是活着的邵彤云，现在暂时琢磨不清。”

“我怎么觉得阴谋越扯越大了？有件事……”明蕙犹豫了下，迟疑道：“原本是不想告诉你的，怕你分心，可是现在觉得还是说一下的好。”

“有事？”

“陆润不是有一天找不到了吗？”明蕙微微蹙眉，叹气道：“后来他才告诉你姐夫，说不是他自己赌气走了，而是有人劫持他。对方不要银子，也不要东西，过了那一天就放他回去。所以，他思来想去，觉得有人故意破坏他跟孝和郡主的婚礼。”

仙蕙吃惊，“劫持？！”继而又点点头，也对，陆润不是那种任性的人。

“是。”明蕙蹙眉，“本来你姐夫叮嘱我，说别告诉你，免得你再为陆润担心惹出事儿。可我现在觉得，不说也会有事儿找你的，不如说了。只是这件事，你也别瞒着四郡王，记得告诉他，两人有商有量的啊。”

仙蕙的脑子有点乱，想不出背后是谁会对陆润下手。专门破坏他跟孝和郡主的婚礼的人，会是谁呢？又能落着什么好处？一时间难以想清楚。

到了夜里，倒是把这件事跟高宸说了。

高宸的反应比她小得多，“被人劫持？行，我知道了。”



仙蕙不好再多说，有关陆润的事向他坦白是对的，说多了，把握不好那个度就麻烦了。至于白天林岫烟、万宝儿的后宅琐碎，小姑娘拌嘴，他自然是没兴趣知道的，说了反倒显得自己斤斤计较，因而也没再说。

一宿无话安睡。

次日，是下人们向主子庆贺的筵席。

王府的主子们只是早起换了新衣，恭贺了庆王妃一番，晌午和晚上添了些菜，然后打赏下人，便就草草了事。

邵彤云暂时还没有任何消息，——大海捞针，这事儿急也急不得。

而燕王世子逗留江都，这才是让高宸和庆王等人最头疼的，偏生不能撵人走，只能谨慎防备周旋，各自都是提起心弦。

高宸即便面上淡淡的，心中亦有一抹烦躁，只是不露罢了。

这天下午，从清风水榭议事完毕回去。

快到沧澜堂的时候，看见一抹年轻女子的影子在前面晃过，钻进了假山里面。那女子绿衣白裙，梳着双螺髻，隐约有点眼熟像是仙蕙，不由跟了上去。

高宸在自家门口熟络得很，三步两步，就找到了假山的入口处。

往里喊了一声，“仙蕙？”

“我、我……”里面声音细细的，听得出是女子，但是听不出究竟是不是仙蕙，好似在嘤嘤哭泣，“……我脚崴了。”

高宸觉得有点古怪，提了剑，猫腰钻了进去，“仙蕙，是不是你？”

“四郡王。”抬起头来，却是一张细眉细目的清秀脸庞，“是我。”林岫烟一脸梨花带雨的样子，娇怯怯解释，“刚才我走在路上，下台阶，一不小心把脚崴了。”

高宸打量着她，“你怎么穿着仙蕙的裙子？”

“哦。”林岫烟忙道：“前天宴席上，万小姐打翻了一碗银鱼羹在我身上，当时裙子都脏了，是四郡王妃借了我裙子穿。我觉得好看……”有些羞赧，“就想多穿两天再还给四郡王妃。”

高宸哪有兴趣听她说这些？摆手道：“你穿罢，我回去跟仙蕙说送你，不用还了。”

“四郡王！”林岫烟赶忙喊住他，“裙子我不敢要的，今儿回去就洗好晒干，再还给四郡王妃。”一脸为难之色，赔笑道：“我脚崴了，你能不能扶我起来，让我在旁边的石凳上坐一下。”

高宸没有伸手去扶她，反而问道：“你的丫头呢？”

林岫烟心头一跳，没想到对方如此犀利，一点都不为美色所惑。心急之下，赶忙找借口，“哦，我和她在半路不小心走散了。”

“那你等着，我去给你找个丫头过来。”高宸不是兄长高敦，三言两语就能被女人给哄骗的，甚至不用去想林岫烟有何念头，出于本能对麻烦的谨慎戒备，便不会去搀扶女人。

要搀扶，那也只能搀扶光明正大的那一位，——小娇妻仙蕙。

林岫烟没有想到，都到这光景了事情都不成，不由着急，“四郡王……”

“林姑娘？林姑娘你在哪儿？”外面有丫头的声音传来。

林岫烟面色一喜，就是现在，只要丫头撞破自己和高宸在假山洞里，事情差不多就成了。正在这时，外面又传来一个婆子的声音，“快找，找不到林姑娘，回头二郡王妃揭了你的皮！”

“林姑娘！”丫头的声音带出哭腔，“……你在哪儿啊？”

林岫烟更是喜不自禁，人越多越好。

高宸虽然看不清阴暗里她的表情，但也知道，这种事最容易传出流言蜚语。正在飞快思量要怎么应对，那婆子和丫头的声音，已经越来越近了。

而林岫烟已经想好了说辞，先喊人，然后准备再解释几句，“我和四郡王没有什么的，只是偶遇。”越描越黑，哪里说得清楚？她直了直身子，回转头，想要冲着丫头和婆子的方向应一声，“我……”

结果一个字都没说完，后脑勺便猛地一痛，晕了过去。

“快来，假山里面好像有人。”外头的丫头喊道。

“哪里？”婆子接了话，脚步声越逼越近。

两人从侧面绕道入口，刚要进去察看，就看见一个高大英挺的年轻男子，正从里面出来，不由都是吃惊。

丫头指了指里面，疑惑道：“四郡王？刚才……”

高宸掸了掸锦缎长袍，长身玉立站稳，然后扫了二人一眼，淡淡道：“怎么了？刚才我在假山里面小解。”

丫头忙道：“我们在找林姑娘。”

“是吗？”高宸剑眉微蹙，想了想，往另外一个方向指了指，“之前好像看见那边有个人影过去，不知道是丫头，还是林姑娘，你们过去瞧瞧吧。”

丫头心里疑惑，四郡王小解，还要自言自语的吗？方才似乎听到假山里声音啊。

高宸可是领过千军万马的沙场将军，目光微凌问道：“你们不是找人吗？还愣在这里做什么？”他脸色微沉，身上散发出一阵杀伐之气。

那丫头吓得打了一个寒噤，婆子机灵，赶忙扯人走了。

高宸冷冷回看了假山里面一眼，心下上火，——自从出了一个邵彤云做侍妾，这后面的人就都学会了！简直无聊无耻之极。

他回了沧澜堂，找到厉嬷嬷吩咐道：“林姑娘晕倒在院门口西边的假山里，你带丫头过去，把她送回二嫂那边。”

林姑娘晕倒在假山里面？被四郡王撞见？他还很生气？厉嬷嬷在皇宫里，见多了想要各种偶遇皇帝，以求临幸的女子，电光石火之间，便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了。

当即没有多话，喊了玉籽，领了两个五大三粗的婆子出去。



寝阁里的仙蕙还不知情，笑吟吟地迎了出来，“四郡王，你回来啦。”然后跟着他一起进去，服侍他宽衣，“等下穿哪一件？雨过天晴色的那件清爽，莲紫色带银线的那件也不错……”

因为燕王世子，高宸的心情一直都不太好，回来还在路上遇到另一桩心烦事。

听她清脆如铃地说个没完，低斥道：“啰唆！”他现在什么衣服都不想换，只想消消气、降降火，顺便收点帮她解决麻烦的利息。

仙蕙的手被他用力握住，抬眸望向他，迷惑道：“哎，你干吗？放开……”话没说话，声音全都淹没在了热烈的亲吻里，变得含混不清。

高宸今儿的火气特别大，决定在她身上多出出火，将人打横一抱，然后放在美人榻上压下去，“今儿我在后面撞见林岫烟……”他咬着她的耳朵，含在嘴里，一面亲吻一面说，“我见她穿着和你一样的裙子，就进了假山……”

仙蕙瞪圆了眼睛，什么？难道他们在假山里，那啥……？不要！

“我把她敲晕了，让厉嬷嬷带人送她回去。”高宸心里的火气，被她的娇俏模样取悦了不少，眼里透出一抹笑意，故意吓唬她，“不过，你要是不听话，我就……，来者不拒了。”

“呜呜……”仙蕙像小猫一样哀哀叫唤，任他所欲为，“我听话。”

仙蕙的鬓角松乱了，金钗也歪了，“啊……”她刚喘息，又被温热湿滑的东西堵住了嘴，十指相扣、极尽缠绵，整个人已经彻底酥了半边。

高宸看着“听话”的小娇妻，兴趣更甚，心中好似一团熊熊火苗在燃烧！

两人正在情浓意浓之际，外面响起了脚步声。厉嬷嬷一向是最机敏的人，今儿却很不识趣，咳了咳，“四郡王、四郡王妃，有要紧事回禀。”

高宸被人打断，很是不悦，“什么事？！”

仙蕙红了脸，羞窘尴尬地脱身出去。

厉嬷嬷道：“容奴婢进来回禀。”

高宸强压了心中欲念，很快冷静下来。厉嬷嬷是吴皇后身边的人，如此不识趣，必定是要事了。不由心下一沉，难道是那林岫烟又出了岔子？转头看向仙蕙，等她慌里慌张弄好头发和衣服，才道：“进来罢。”

厉嬷嬷进门以后目不斜视，里面等这么久，用脚趾头也猜得到是什么。她神色肃然回答道：“才刚我们过去接林姑娘，她人已经醒了，不过衣衫不整，而且身上还有一些痕迹……”

高宸既吃惊，又倒尽了胃口，怒斥道：“她要做什么？！自个儿脱了衣服，弄出一些痕迹，就能赖在我的头上了不成？真是放肆！”

仙蕙瞪大了眼睛，这……，这是怎么回事？林岫烟这是疯了吗？不由一头雾水地看向他，“四郡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她怎么可以这样？”

“我不知道！”高宸脸色难看，继而道：“是她自己下作！”



仙蕙见他怒气难掩，不知该怎么劝，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高宸是何等骄傲的人啊？上次自己和他亲热的时候，被丫头打断，都没有说追出来继续，何至于看见林岫烟就急不可耐了。况且，他若是真的看上了林岫烟，光明正大地收为侍妾，自己也不能拦着，根本没必要在假山洞里惹事啊。

林岫烟到底想做什么？

厉嬷嬷又道：“可是林姑娘哭泣不休，非要说已经是四郡王的人了。”

高宸是庆王夫妇最出挑的儿子，因为本身俊美出众，加上身份名贵，从小到大见过不少想勾引他的女子。但也就是暗送个秋波，表露一下才艺，或者像是以前的邵彤云那样，故意偷换玉佩，制造一点流言蜚语之类。

他长这么大，像林岫烟这般不要脸的还是头一次见到！

仙蕙也是瞠目结舌，“她说，她是四郡王的人？”

本来自己一开始就讨厌林岫烟的，可是高宸说没有那种想法，自己不想多心，就没把林岫烟往那种方向想。可她倒好，在宴席上故意和万宝儿争执，弄脏裙子，然后借了自己的衣裙，好把高宸给骗去假山洞里！

邵彤云恶毒，但也没她这么下流无耻。

亏得还长了一副清清白白的好姑娘模样，一副人模狗样的书卷气，好歹也是将门虎女出身，纵使父母双亡，也不用惦记着给别人做妾吧？当然了，高宸的条件是吸引人了一点，但……，那也不行！

更何况，高宸本人都不愿意，林岫烟这到底是唱哪一出啊？难道为了做庆王府的侍妾，就连名节和宠爱都不顾，只要一个名分就行了？这、这是失心疯吗？死皮赖脸都要攀上高宸，真无耻啊。

厉嬷嬷又道：“我怕外头人来人往，有人路过，听着林姑娘哭哭啼啼不好。让人塞了她的嘴，给送到偏房那边看起来了。”又道：“等下二郡王妃来接人，还请四郡王替我解释几句。”

毕竟厉嬷嬷是仙蕙的奴婢，主子护着奴才，显得偏袒。

高宸沉色道：“二嫂那边我来解释。”

仙蕙不免好气又好笑，林岫烟不要脸，厉嬷嬷比她更加厉害，居然直接塞了嘴关了起来，让她没有机会胡言乱语。不然要是像上次荣氏那样，无法无天的，闹得满王府的人都以为自己害了邵彤云。

不过这也是厉嬷嬷仗着吴皇后撑腰，才有这个胆子，换个嬷嬷可就不敢了。

厉嬷嬷又道：“这事儿拖不了很久。林岫烟一直找不到，二郡王妃那边肯定会找人的，到底要怎么处置，还得赶紧商议好对策才行。”

高宸的周身都好似冒着寒气，阴沉不语。

仙蕙心下也是烦恼。



“二郡王妃来了。”外面丫头喊道。

仙蕙和高宸对视了一眼，迎了出去。

二郡王妃因为年少孀居守寡，发愿做了在家居士，每日吃斋念佛，一直都很少出来见人应酬。仙蕙进门好几个月，拢共就见了她两次，一次是刚做新媳妇认亲的时候，一次是前几天的庆功宴席，因而十分陌生。

高宸微微欠身，“二嫂。”看得出来，对这位孀居的嫂嫂很是敬重。

仙蕙跟着道了一声，“二嫂好。”

“好。”二郡王妃微笑点头，说道：“不久前，岫烟出门说去掐花，结果后来和丫头走散，就在沧澜堂附近不远找不到的。刚才我过来找人，问了门口丫头，说是岫烟在你们这儿。”环顾了屋子一圈儿，“人呢？”

按照常理，客人应该和主人在一起才对。

“是这样。”事情仙蕙不好说，只得高宸出面，“方才我从清风水榭那边回来，在院子门口，瞅着一个很像仙蕙的人，进了假山洞，结果过去一看是林姑娘。刚巧她穿了仙蕙的裙子，让我误会了。”

二郡王妃的眼里，闪过一丝猜疑和担心之色。

高宸又道：“正巧有人过来找，我怕说不清，一时冲动就敲晕了她，然后回来让厉嬷嬷和玉籽接人。现如今，林姑娘在旁边厢房歇着的，二嫂带她回去吧。”

不提林岫烟衣衫不整的话，免得给套了进去。

二郡王妃吩咐道：“去把岫烟叫过来，道个谢。”实则是觉得事情有点古怪，想叫了侄女过来，好当面问个清楚。

厉嬷嬷看了看高宸的脸色，知道不能拒绝，转身去了。

“姑母。”林岫烟一脸梨花带雨的模样，娇怯怯的，哽咽着含泪进来，然后便是捧面大哭，“姑母……，侄女没脸见人了。”

“怎么了？这是。”二郡王妃吃惊道。

林岫烟看了高宸一眼，又似害怕，赶紧低了头，泣道：“姑母不要问了，侄女是已经失了清白的人，只求……，再见姑母最后一面，便心愿已了。”

“失了清白？！”二郡王妃目光震惊，上前拉她，“到底怎么了？”可是方才侄女那一瞥，高宸和仙蕙的脸色难看，还有什么猜不到的？见侄女嘤嘤哭泣不肯说，抬头看向小叔子，“老四，你和岫烟……”

高宸强忍了上前扇那贱人一耳光的冲动，冷声道：“我不知道你在演什么戏，我连你一根手指头，一根头发丝都没有碰过！”

“四郡王……”林岫烟伏在地上大哭，“你都已经做了，还不认，我……，我怎么那么命苦啊。”一阵嚎啕大哭，“姑母，侄女对不起你的关照之恩，如今没了清白，让我去死……”